

短篇小說選

康拜因手

吳夢起等作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

短篇小說選

康 拜 因 手

吳夢起等作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內容提要

這本集子共選輯了描寫今日農村生活的九個短篇。『鴨子』、『苑葦和小芝』、『高洗手』、『豐產模範』、『秋天』和『紅林和他爺爺』等六篇，是寫農村中男女青年們對生產和學習的熱愛，以及其愛護公共財產和大公無私的高貴品質。『老陳頭入社』和『遠離』兩篇，是寫農業生產合作社的，反映了在建社和社內的先進與落後思想的鬥爭，反映了先進思想的成長。『康拜因手』寫一個農場利用機器收割，預示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前途和新的技術人材的成長。

書號: 6021

康拜因手

作者: 吳夢起等

出版者: 華北人民出版社

(北京香廠胡同七十三號)

發行者: 新華書店

印刷者: 公益印刷廠

字數: 57,800

印數: 1-20,000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目錄

鴨子.....	韓映山 一
苑葦和小芝.....	韓映山 二〇
高洗子.....	韓映山 二六
豐產模範.....	劉東海 三六
秋天.....	房樹民 四六
紅林和他爺爺.....	從維熙 五五
老陳頭入社.....	薑 路 六六
遠離.....	從維熙 七七
康拜因手.....	吳夢起 九二

鴨子

韓映山

早晨的陽光照在這個小院裏。院裏兩隻大母鴨，正在吃食。牠們誰也不讓誰，伸着長長的脖子，吞得小盆裏的泔水『嘎嘎嘎嘎』地響，還一邊『嘎嘎』地叫。吓得旁邊一隻大黃母雞不敢近前。

從小北屋裏，出來一個青年，叫中秋。他，長身腰，寬肩膀，濃眉大眼，四方臉。他看了會兒鴨子吃食，到西牆邊拿了一枝擲船的篙轟着，向那隻花脖子麻麗色的鴨子說：『去吧，大花脖子！吃的不少了。』

大花脖子蹣跚着兩隻杏黃色的短腿，頭一低一揚，招呼着那個凸頭的鴨子出來。

『你這就去嗎？』娘在屋裏問。『早些回來！結記着趕鴨子。』中秋答應着出來，把鴨子趕到淀沿上，鴨子『嘎嘎嘎』飛到水裏去了。中秋像囑咐小孩兒似地說：『別老在水裏玩！傍晚我撐船趕你們。大凸頭再調皮，八月十五就殺肉吃。』鴨子好像沒聽見，

扎着猛子跑了。

淀邊有一隻漂在水裏的小船，油光漆亮。中秋提了錨，蹬上小船，小船輕輕一歪。他點了一篙，小船翹着頭離開岸。

這個小村，在白洋淀的東南岸。潞瀧河的水流到這兒，向西一拐，注入白洋淀。村東是河套，種着滿窪的高粱、棒子。人們主要靠着河套生活。閒時，淀裏可以搞副業。

擺弄小船是中秋的拿手戲，他撐的小船不偏不斜，不歪不擺。你看他那一雙眼睛，總瞅船頭，不瞅船尾；手裏的篙，隨着前進的方向撐，小船前頭的水，攏得嘩嘩響。

中秋這隻小船，是他父親手裏製造的，中秋小時受窮，全家就靠它擺腳渡日。沒腳擺，便到北淀摘菱角賣錢。父親臨死，把船遺給他，囑咐他好好珍重小船，說這是他們的『撈家寶』。中秋記住父親的遺言，小心地使用，不讓小船磕着碰着，每年要刷一次油。

小船穿過一片葦塘，往東一拐來到蘭芝家門口。他想去找她一塊下地。兩家是地鄰，常在一塊耕耨。

小船靠了岸，蘭芝的小門鎖着，她那隻船也不在，鄰家告訴：她去北淀摘菱角了。

中秋只好自己去。他撐着小船來到河門，河門處，有一個人打魚，戴個大草帽。他知道這是支書李光月。

『叫嚇吓住了？——把網拉那麼慢。』中秋笑着問。

支書抬起頭來，笑着說：『緊打魚，慢拉網——拉快了，有魚也得跳嘍。你這是幹嘍去呀？』

『去看看河岸上那高粱。打了多少魚了？』中秋近前看了看，笑了，指着簍裏那個小『黃瓜』魚說，『這條魚有好幾斤；可是得讓它再活個百兒八十年的。』

支書也笑了，說：『打了一早上，就那麼一個。誰知道爲什麼沒魚？』他沉下臉去，『莫非河裏又要發水？魚們等着接水頭呢？』

『我看不會。』中秋說，『魚知道嗎？』

『這是打魚的經驗，一沒魚，河裏就要來水。常說：魚知萬里江洪。你沒見前兩天那場大雨澆山來？我們要防備着。』

中秋撐着小船，看着前邊的河岸。心裏想：莊稼快要豐收了，要是再來了水……不會的，就是來了也不怕。他想着，小船入了河門，順着河往南撐。河裏水很平靜，有幾隻青蛙，在岸邊昂着頭兒叫，叫成了一個聲音。金黃色的蜻蜓，一羣羣地，在空中自由地飛翔。

小船又走一段路，靠了岸。中秋跳下來，拴好船，上了河岸，來到高粱地。

高粱正晒紅米，沉甸甸的大穗頭，左搖右擺。那邊蘭芝家地裏的棒子，一棵上長兩

三個。花紅線兒在微風中飄抖。有兩棵叫風吹倒了，他趕緊過去扶好。又揀着腳兒走，生怕踩了壟間種植的豆叢。

他鑽進高粱地去做活兒。

二

傍晚，西北上起了風，高粱葉子嘩嘩地響，一低一揚，高粱稈子亂搖擺，直攪中秋的身子。

中秋急忙出了高粱地，看見西北天際，一大片黑雲彩，像野馬一樣，四面奔馳，一會兒佈滿天空。他乾心地跑上河岸。

『呀！』他驚叫了出來。『河裏漲了水了！』

水勢非常汹涌，河中心漂着一塊塊的白沫，水渾得像泥粥，滾滾地打着漩渦流向下游去。小船被水冲得打轉轉，原先拴船的地方，現在滿是水了，看看將要平槽。

中秋把船靠攏岸，跳了上去，小船自己就開了，他趕緊把錨提上船，點起一篙，小船順流下去。他要急忙告訴村裏去，叫大夥兒來護險——保護一年來辛勤勞累所種植的果實。中秋撐的小船，離開了水皮，像要飛起來。

兩岸的土塊，『劈劈啦啦』地塌下來。

『嘩嘩嘩嘩』——流水的聲音。中秋細聽，有人喊：

『快堵！我去尋秫秸。』

『我看不行了，我去叫人！』

他順着聲音，來到近前，支書李光月正領導着三個人，慌慌張張地堵口子。

支書向他喊：

『快些！幫幫忙。河岸開了！』

中秋使勁兒撐了一篙，小船靠了岸。他緊忙地拴好船，跳上岸，抓過別人的一隻鋤，往口子裏填土。

口子越開越大，填上的土，都被水沖走了。天上又掉下雨來，支書急忙躍身一蹶，跳到口子裏，中秋緊跟着也下去，一面招呼那兩個人：

『我們擋着水，你倆趕快往我們身後填土，這樣水流慢些。』

支書又說：『趕緊拿過我那網來堵上口子！』

雨越下越大，兩隻鋤不頂事，放上的土，還沒沖走的多。口子越開越寬，看看將有一丈多寬了。

中秋看看滿窪的莊稼，又看看支書。突地從水中跳上來說：

『光月叔！你也上來。』他三步兩步走到船上。對於他的舉動誰也不明白。只見他把小船用力一撐，左邊一篙，小船橫在口子裏，大聲招呼兩個拿鋤的人：

『快動手！往船艙裏填土，把小船壓沉，口子便堵住了。』

兩個人看看油光放亮的小船，有點猶豫。支書說：

『事情就只有這樣了！填吧。』

小船慢慢地下沉，冒了一陣泡兒，沉入水底，堵塞住口子，中秋輕鬆地出了口氣，支書微微一笑。

三

村裏趕來好多人，知道了這件事，都受了很大感動。雨漸漸停了，中秋脫下濕透的衣服，擰了擰又穿上。他忽地想起淀裏的鴨子還沒往家趕呢。水來了，不往家趕，就會把它們沖跑的。他急忙要去趕鴨子。

有一個人說：『兩隻鴨子值什麼？這樣的小船都不要了呢！算了。』

中秋說：『小船不要了倒是有價值，鴨子不要了是不必要的損失呀！』

支書點點頭兒，笑了笑。中秋順着河沿跑下去了。

中秋跑了一段路，滿心高興，他覺得像完成了點什麼任務似的。他又想起，爲什麼今天蘭芝不和大夥兒來堵口子？人民利益她不關心嗎！等開會，我給她提個意見，看她接受不？可是他又想：也許她去摘菱角還沒回來哩！

他繞過河，到了淀沿上，他看見翻花攪流的河水，非常乾心。他想：兩個鴨子多愛人。叫水沖跑了才可惜呢！

他一眼看見兩個鴨子了。兩個傢伙正在流水中浮泳，大花脖騎在大凸頭的身上，學踩蛋玩呢。

可是沒了小船，怎麼辦呢？就只有下水了，他『撲通』地跳下水裏。

他的水性很好，可是今天穿着衣裳，却覺得笨得多了。

『大花脖！快家去。』

大凸頭看見來了人，却招呼着大花脖，一個猛子扎下去了，很遠很遠才鑽出來。

『他媽的！你們跑吧！八月十五就殺肉吃。』中秋正生氣，聽見北邊有個熟悉的聲音喊：

『快截一下，這是公家的！』像蘭芝的聲音。

中秋看去：有很大一羣鴨子游來了，後邊跟着一隻小船，船上那個姑娘緊緊搖着櫓，那是蘭芝趕鴨子呢！

這是縣農場裏養的，有一百多隻，管鴨子的那個人，去趕端村集，還沒回來，他怎知道，今天發了大水來。

中秋看看這一大羣鴨子，心裏想：這些個鴨子叫大水沖跑了，才真是可惜呢！他拋開自己的大花脖大凸頭，扭轉身來趕這一羣。

鴨子們見了新發來的河水，像孩子們過新年一樣。拍拍翅，抖抖尾，搥搥頭，伸伸嘴。光往流水大的地方覓。

中秋用盡平生的水性，和洪水搏鬥。他本來堵口子時出了一身汗，現在肚裏餓的難受，可是他想：這是公家的利益，便增加了很大力量。

一個漩渦把他攪下去了，他趕緊掙扎出來，抹一把臉上的水，叫着蘭芝說：

『快！快往北趕！我去西截，把鴨子趕到草道上就好了，這叫順溝捉黏魚——沒逃。』蘭芝答應了。中秋一個猛子扎到西邊去。這才把鴨子趕入了道。大花脖大凸頭，好像很願『集體』，也疊着入了羣。

『快上船歇歇吧！』蘭芝說。『我正摘菱角，看見發了水來，沖來這一羣鴨子，我

急忙趕，可急壞了我，恰好遇見你——你那臉怎麼那麼黃？」

中秋上了蘭芝的小船，也沒答言。只見他身上發抖，嘴唇發青。

『怎麼了？你！』蘭芝的聲音很像哭了，他趕緊把外邊的被襖脫下來，披在中秋身上。小船飛向村裏去。

四

一盞油燈，照着滿屋子的人，他們正談論今天所發生的事，有人說，等中秋好了，要爲他開大會，帶紅花。

娘端着一大碗茶葉綠豆湯，送到中秋的口角說：

『喝了吧！喝了就好了——這是悶着汗了。』

『你覺得怎樣？』支書寬大粗厚的手，伸到中秋的被窩裏。撫摸着 he 微微發汗的身體，親切地慰問。

『不咋了！』中秋笑着說。『我剛才只是想鬧一覺兒——水流再大點，也不怕。』逗的滿屋子人都笑了，笑聲傳到院裏，驚得兩隻鴨子也叫起來，中秋聽得清清楚楚，那是大花脖和大凸頭的聲音。

苑葦和小芝

韓映山

一

三台村是白洋淀南岸的一個小村莊。村東是河套，種着滿窪的紅高粱；村西淀沿上，莊稼常常被水淹沒。現在，水退下去，生了滿地的三稜草和蘆草。草兒挨着水沿，拚命地長，水淩淩地有半人高。

傍晚，苑葦揩着筐，舞動着小鐮刀來打草。

那邊有一羣年輕姑娘，一邊打草，一邊說笑。忽然葦地邊，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在喊：

『快來！這兒草密，來到就是一筐。』

苑葦笑着跑到那兒：『怎麼你孤雁獨飛呢？聚哥。』指着那邊：『那是誰們？』

『管呢——沒你們小芝。』馬聚笑着說。『淨些個「喳喳鵲」，上了沒三天半學，開口就說「字話」兒。』馬聚透着看不起的神情。

『不能那麼說。』苑葦打着草。『這些日子，你沒到識字班去，是什麼原因？』

『還不是沒空。』馬聚不願再提識字的事，便岔開話說，『你看！那個白鴨子扎的猛子最遠。』

一羣羣麻麗色和白色的鴨子，在水裏覓游。有一隻小船。泊在岸邊。從船上，下來一個人，戴個大草帽，揹着旋網，右手提個簍子。那不是團支書來增嗎！

『來增哥！』苑葦把小鐮刀舉在空中。『這兒來呆會！』

來增奔這裏走來：

『快滿筐了嗎？打三稜草不如蘆草，牲口吃了蘆葦抵頓料，還上膘。』

苑葦過去，把簍子裏那條剛打來的鯉魚提起來，掂掂說：『有五斤重。』

『等你們走的那天，』來增坐在草地上，看着苑葦，笑瞇瞇地說。『我多打幾條鯉魚，來餞行。』

『那不行——』河裏的魚待不得客。』苑葦笑着說。『我們去幾個？』

『決定先去五個。』來增回過頭來，向馬聚說：『你得加油呵！這些天識字班裏連你的影兒都不見。』

馬聚皺着眉頭說：『我實說了吧！我這腦子笨得要命的，比塊石頭還難鑿。咱村連成識字班成立了幾個月的工夫，我總是學着難，也沒勁兒了。』

『我看不在笨，這好像走路：不怕慢，就怕站。只要有決心，多高的山也能爬過！多寬的河也能渡過。』

傍晚的太陽，斜射過來，淀水一片紅色。西北天際，可以看見狼牙山的山影。淀裏起了風，水激蕩起來。水裏的草兒一低一揚，漂浮的鴨子，一起一伏。

他們裝滿筐，回到村裏去。

二

苑葦到家，把牲口牽到井台上飲了飲水，抱了一抱青草，放在槽裏，摸着牲口的耳朵說：『吃吧！』

娘從屋裏走出來說：『剛才東頭小芝找你，也不說爲什麼，你吃了飯去看看。』

『我這會兒就去。』苑葦一聽是小芝找他往外便走，一邊說：『回來再吃，肚裏不餓哩！』

娘在後邊笑：『像臥不住的兔子，你看慌的！』

到東頭小芝家，只隔一個大水坑，坑邊是一片葦地，葦子正秀纓。月亮上來了，紫紅色的葦纓，在晚風中搖擺。他想起那天小芝上民校，晚上把筆丟在這兒，急的不行。

他走來安慰她說：『不礙，我來幫你找。』找到夜深，月亮升起來，才回家睡的覺。

他想着，來到小芝家。這個小院門朝南開。他推開小門，月亮照滿了院，剛掃的地，晶晶微亮。窗台下，有一架開白花的扁豆。小芝盤着膝坐在那兒織蓆呢！好像沒有理會有人進來。

妹妹從小屋裏跑出來，甩着紅領巾說：

『這不是來了！快端出來吧。』說着跑到小廚房裏，搬個桌子，端來一大花碗菱角。苑葦抓了一把就吃。

『可倒不做客，來到就吃。』小芝輕輕地笑了笑。『來了個趕嘴的，把那毛豆角也端出來吧！』

『特爲給我吃的？』苑葦『巴嗶』着嘴問。

『那麼愛？』小芝在蓆上正織一個字兒，是抗美援朝的『朝』字。『我是有個事兒，想和你說說——你知道不？支書來增說，也讓我技術訓練班學習。』

『真的嗎？』苑葦把菱角咬得格外的響。『那咱們在一塊兒了！』

『你聽我說呀！』小芝兩隻眼睛，在月光下，顯得格外明亮。『我還怕跟不上，通知上說要高小程度的。』